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斐然集卷

二十七至
三十

詳校官庶吉士臣柳邁祖

主事_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編修_臣王燕緒

校對官編修_臣李堯棟

謄錄監生_臣王 鈺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二十七

祭外舅張兵部

宋 胡寅 撰

承奉郎新除起居郎胡某謹以清酌庶羞之奠致祭于
故致政兵部丈人之靈惟公受資敏哲秉德夷粹飭身
修行博學強記妙齡發策卑冗自試不弛不競悠然卒
歲擢為御史排擊蔡氏即被汰斥曾不少惴還寘郎省

復要郡寄文昌羽儀太守豈弟周旋出入三已三仕公
時既老守道克茲笑色溫如一坐和氣不義浮雲棄若
唾涕蔡門招之斂衽謹避竟不得汙以成其志惟公宦
遊踰五十祀其在京師舉子奏技疇咨衡鑑惟公是畀
鉛銖罔忒妍醜莫蔽一時公卿多門下士奮身寒遠廩
肉既繼豐人約已脫粟布被平生嗜書白首益勵藏之
萬籤不以足意抄之龜手不以為勩掇其英華拔其根柢
發之文章與雅精麗不自表襮狐裘反衣誰之不如雲

路獨躋訖無見知奄忽違世嗚呼哀哉宣和辛丑吾仕
初筮試於南宮萬人來萃公得其文手之不置擢于上
科見謂遠器妻以季女申篤情義登門受教盡發其秘
日聞格言飽識奇字別手都城後會難冀公守定陶我
官洛汭公歸甌閩我客淮泗心與雲飛跡若匏繫祝公
百齡庶得款侍一疾何遽電倏川逝病不執手奠不躬
醖斂不憑棺葬不臨隧死生永隔有淚如雨自公之歿
亂日益熾兵塵暗天流血滿地中原衣冠流落四裔孰

得耆老晏晏休致歸榮故鄉順命委蛻生雖不過死則
無媿如彼美玉今古所貴埋之佳城韞匱何異善積流
衍况有賢嗣終大公門亦復何喟

祭亡室張氏

維紹興七年歲在丁巳九月某日夫胡寅明仲謹遣香
燭酒茗果饌衣服歸祭亡室宜人張氏德馨四十三娘
之靈嗚呼哀哉與君因緣十有六年逮事翁姑最蒙撫
憐鞠養適庶大小滿前內外姻族曾無間言敬愛良人

禮節周旋才雖不敏志識多賢我行四方仕路回環留
君侍傍以悅親顏君稟弗強為疾所纏數經危殆復幸
平痊時不少須氣血消殫豈謂一疾永訣終天常時介
來書翰盈牋今以訃聞一語不傳屬續之際念予在遠
想君此心欲語誰展孰不夫婦義薄情專義重于情惟
君則然阿翁慟哭白髮垂肩兒女蹣跚呱泣漣漣君去
不顧亦何忍焉傷哉久貧囊無留錢養生治疾藥餌不
全以貧準灾庶幾少延吾言既屢君志亦堅我夢不祥

歸心如湍形不能馳以危為安粥藥不親衣食不見雪
涕西風此懷千萬山川悠悠霜月苦寒君何所歸長夜
漫漫時服一襲酒肴一盤遙寫我悲何以自寬

祭陳運判夢兆

嗟夫人不知心中道而反苟其知之奚論歲晚惟予不
肖寓居衡山中列于朝其職可言利病之悉得于民間
有二千石虐及鰥鰥有部使者營私畔官相與奉承一
道永嘆常以上聞天討厥奸其後來者視予仇冤首尾

四人先後三年謗而傷之欲禁其宣平生善交聽之于
遠心為我危舌為彼卷卓哉惟公素無半面持節平楚
厚相慰荐予方大憂臥苦斬然既旅其處又營新阡非
公仁明軫茲孤孀使彼忌者尚爾持權雖有誠信豈無
悔焉公才利決忍無留難百里所恬千里所安眷言三
相邈于帝關劇盜之餘比罹旱乾饕吏牙之益困于殘
自公下車深鋤其患脩白者舉反此者按曾未幾時民
瘼稍痊而公病矣弗佑于天天不可期曷禍于賢聞公

之計有涕漣漣以德報德以直報怨先聖所許人道所
建嗟公已矣我報未展姑酌一觴千古之醞

祭侯郎中思孺

古語有之生若浮萍死若逝水顧所立之如何曷耄期
而後喜公奮跡於寒鄉飛英聲而跣跣躡俊造之上游
決高科而鵲起睇雲霄如咫尺陋一息而千里總泮水
之弦歌飫瀛洲之圖史經握蘭于華省尋仗節于使指
師作新之術業稟紹承之道揆宜所懷之亟展誰使行

而尼止雲濤洶乎三峽傲扁舟于展履笑委禽于德耀
豈夢雨之可擬抗鐵冶以窮年困鹽車而垂耳倏蹭蹬
于晚迹撫壯心而未已監武林之小城刺炎陬之窮壘
復撼頓于師言遂逍遙于岳趾飯疏食而奚怨衣縕袍
而孰恥吾先君之息駕屏世紛而莫邇公不倦於叩門
矧復齊于甲子有若我之愚慙嚴禮貌而弗鄙貽氷柱
之大篇貺長須之雙鯉越既久而益勤不自尊于髮齒
擷南山之紫翠酌北澗之清泚稽宏論而茫洋齊誦恠

與俶詭會予馬之遠適來重諾于離仇曾轉首而幾何
遽驚心於哀誄惟公才之放逸若漲川之無涘騰意氣
于風雲絢詞章于霞綺逮憂患之霧蒙投佛海而自洗
嘆白足之無人領青衲之長跪晚乃弄夫墳典悟曩得
之非髓摩治忽于往聖欲論患於旒宸諏諸生以衆說
默瞑聽而隱几決去取於須臾俾授辭而落紙祭大義
以盈編閱日月而甫爾仰精爽以翹翹抗談端而靡靡
咸祝公於三老何奄忽於一逝云春秋與易傳尚胸次

之盤峙嗟後學之莫知悵斯文之已矣想殷勤之故情
慘悲風而涕委魂兮來哉歆此芳醴

祭李待制似矩

惟公生稟異才夙存遠志佩鈎繩而帶規矩推四重於
士林窺戶牖而考淵源會九流於皇極譽髦昭代振羽
高衢持橐從行言必忠嘉之告宣威作屏治稱師帥之
良踐更內外而公望愈隆經歷艱難而誠心益著柄臣
不能以非道屈致天子嘗欲以大政倚毗軒冕倘來宣

隨人而俯仰山林獨往聊卒歲以優游濯纓紱於滄浪
結茅茨於紫翠縹馬閭風之苑騎鯨渤澥之波厭雞虫
得失于堦除付鵬鷃逍遙于宇宙方欲拉喬松而玩倒
景友期羨而游太清屬聞讎敵之詭盟深慮覆車之併
轡拜章極論寧曰身謀納祿告歸庶幾王改清議終期
于岩石耆年俄迫于逝川縉紳歌不慙以興悲邦國歎
云亡而增瘁永惟先子早揖俊遊道不逢時嘗草歸田
之賦義深引重俾彈掛壁之冠逮茲臬楔之凡材亦借

丹青之妙手雖薦賢舉類公心自比於上臣而被遇辱
知我意實同於國士載念寢苦之日方來脩奠之詞歲
月未幾老成繼往憫餘生而獨在展新兆以無緣愴懷
倍切於尋常哀誄莫陳於彷彿英魂未泯旨酒來歆

祭陳少卿幾叟

人生孰不有知今惟無學之足患束帶秉笏孰不慕君
兮能行義之為難昔先覺曰龜山丈人兮實伊洛之回
騫公服膺其左右兮由綠髮而華顛有諫大夫了翁兮

匪躬蹈難而不變謂公為吾賢孫兮付志業之未宣公
受資既遠絕於人兮天又玉之以百艱偉發身於英妙
兮落組麗而雄健中優柔以饜飫兮求精粹而窮研探
間興發其秘兮坦坦道而是踐後來者雜沓橫出兮邁
五十矣而青綸沉伏百寮之下兮突晝冷而蔬飯羞折
腰於五斗兮亦何冀乎九遷凜大冬萬木慄以標兮獨
長松鬱乎蒼翠倘匠石欲成厦屋兮無寧弃而弗挺遂
觀珍於玉海兮遂佐御史而執憲遂進預七人之列兮

遂掌禮樂而司存皇清問訪古道兮又前席於講幄之
筵公以所受於師者兮單厥心而薦聞以所承於家者
兮祇乃事而辯論何忽然而去國兮曾坐席之未溫主
施厚庸酬荅兮道不可枉以求安知我者相期於國士
兮胡敢衆人而報恩耿薄雲之乎太空兮輕塵棲裊裊
乎弱管據鐘鼎豈不有命兮還食薇於故山強哉矯不
變塞兮亦得正而斃焉予先君子器愛兮逮晚歲而益
敦既論獻於冕旒兮復重之以婚姻公歸兮邈無緣一

訣兮寫繾綣陳以斯盤想危坐抵掌而快談兮難庶幾
於復見生晝明死夜悄兮達者未怛而興嘆惟善人之
云亡兮悵此道之何蹇既清芳颺於罔極兮紛身外其
又奚言

祭譚大夫煥之

惟公粹冲賦資夙涉於艱有才無地徒奮空拳隱約之
脩知者惟天天實相之苦勞必先不滓之金百火所燔
合抱之松飽經歲寒逮具有成精幹高堅猗與我公豈不

其然初記姓名寢窺簡編遂至該洽聞窮見殫治道革
因事倫本根剖分詣盡如不能言溢為文字下筆盈編
貫珠纍纍倒峽源源乃教厥子夷途加鞭詩禮發身忠
烈名存乃立厥家於門江干高廩大困書樓飛騫求志
弗仕甘守丘園朱衣象笏郎省通班弟昆怡怡曾玄蹕
蹕目有國史耳無管弦其處樂者如處約焉木訥惟仁
利口非賢信行恂達里閭欣嘆千古共詞無間無恨李
耳持寶子輿達尊旁稽幻說鏡象忘詮衆甫既具五福

又全尚祝期願憲老恩宣贊入饋酌折俎加籩以乞箴
誨以昭化原云何奄忽逝矣如川惟我與公四世之間
爰始道義迄於姻連聞公考終了不吟呻委形弗怛魂
合於乾生雖有既性則無淪公自無憾吾何涕洟惟以
叙違酌此肴筵

祭劉待制彥脩

人生大倫朋友居一交非其道鮮不中失風俗盛時市
價久要及其既澆士夫或恍惟吾與公鄰里鄉黨祖考

而來情好還往識公王城彼此壯年紀國憂天不逮周
旋厥後二載相遇建業繾綣初通話言始接我留震方
公行坤維志各有在寧嗟別離驛驢騰驤歷塊而躋道
出衡山見尋蕭寺時吾先子命啟新尊吾瀾園蔬大白
浮君跨驢繼袂夜飲達晨舉扇障日氣衝南雲丙辰之
秋吾為嚴州公守溫陵過而肯留千峰映臺寒菊靜悄
醉睨弓彎呼扣窈眇同時侍臣而參而商朝不並席燕
不聯觴豈無愛憎事靡相及豈無謀議言靡相拾而我

伯氏養親衡茅參乎羊棗回也簞瓢公曰惜哉敬而禮之悉力吹噓振而起之自情而論本無睽疎撫事而思情既有餘逮於庚申我歸榆社見公弟昆屏山之下引之升堂拜母夫人塵榻解懸主意仍頻水有湫源山有岩巘無高不臨無勝不踐無唱不酬約我重來送我交溪別首重回及公晚年復此展訪我懷坦爾公語宣暢因悟南華凡有皆妄開吐衿抱有加於前我見脫略公歡則全甲第翬飛名園繡錯觥籌蝟磔棋響電落作以

絲管紛羅麗研艷動華屋轄投深泉三日不瞻已辱誨
戒嘉有我食旨酒我待頃獨恠公形色凋謝尻輪欲行
神馬弗駕又復喜公氣弱志强憂在國家病語忠莊五
十非天古人所稱曷為公悲欲攘未膺惟公英邁受之
間氣篤於施人勇於為義聲牙大論衆頸縮龜公一奮
髯立決無疑錯節盤根衆所憚避公一舉手游刃餘地
其牧民也所臨去思其總戎也畏而愛之光射斗牛十
步千里俾為鉛刀干越所恥匣而藏之痛惜已矣書公

志業國有史官有誄有銘炳如青丹莫寫我心寓此鮭
藪酌醴盈卮公不舉覆

祭外大舅翁殿撰

伏以合姓所先爰係宗祊之主悼亡滋久莫尸蘋藻之
羞載擇宜家審諧名裔仰師資於庠序瞻賢範於省臺
視先公為道義之交潛大業同春秋之志通津一棹夷
猶誰見其疾徐虛室萬籤造詣孰窺其涯涘夙以年家
之子進脩父執之恭喜溢眉間意冥語外每幸攝齊而

侍坐未皇挾策而請疑白玉精金歎疵瑕之絕指太羹
元酒知典則之尚存回首八年驚心一夢有齊孫季爰
契我嬪龜筮既同川途弗礙自始謀而迄事咸率禮以
無違粵從靖節之廬來訪子雲之宅柏堂春靜空餘隔
葉之音蕙帳宵闌尚感鳴臯之怨光塵雖杳愴悼曷忘
願惟鍾愛之有歸欽想英靈之如在謹率新婦某具清
酌庶羞之奠陳於墓前以故外大姑恭人余氏配尚享

祭季弟婦唐氏

維紹興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伯寅姆姆翁氏同祭
於三十四孀唐氏惟靈生自名族來嬪胡門逮事尊章
祇肅晨昏燕及娣姒情同友昆相其夫君克有諸孫室
家令儀外無間言歷時多難翼翼辛勤謂享晚福以永
其年何期奄忽命也難論今當永歸南山之原酌此家
醴具此常餐終天永訣有泪盈巾魂乎未泯尚克有聞
祭孫判監竒父

惟公敏健之才可以躋膺仕該洽之識可以備訊究雄

詞本乎騷誦逸學窮乎篆籀所交慎篤非仁而不與所
守勁介非義而不受是謂縉紳之老成非特荊州之耆
舊也中歲念亂孤憤心疚支末雖廢精神自富流離困
躋以逮皓首懷不忘於故丘志尚切於戎醜每臨長風
對觴酒壯氣激烈以彌厲吐壺已缺而重扣蓋猶足以
乞言問政欲見則就賜之几杖加以邊豆不使老至長
飢捉衿而肘見突冷於永晝也嗚呼哀哉我先君早嘉
英秀及觀為政晚意逾厚俾自拔於瘴鄉來卜隣于衡

岫人事好乖斯願莫副獨予兄弟乃幸參候聞前言與
往行常發蒙而啟覆雖大樂之乏資在德人則宜壽忽
不瞻而幾日俄斂藏於一匱方公病革陰陽交冠了不
怛化出語無謬有固窮之義訓遺諸子以筆授卷鈞絲
於七澤眇孤風於遐宙讀先生之自傳與斯文之真侑
庶漱石之高情克紹乎簡冊之光而斷蛇之陰德燕翼
於雲來之後也

祭妻兄張撫幹良臣

昔我冠年羣試南宮即以藝文受知而翁收置門闌妻
以愛女獲交昆仲竟歲遊處効官洛杜君在定陶匹馬
見過意方逸豪遺俗故家尚有存者弔古搜奇歡不忍
舍戎塵全來相與契濶乙卯會語丈人已歿曾未三年
予復悼亡君之仲氏丘木既長庚申訪君家山蕭寺悲
笑雜集如夢中事丙寅之秋予還武夷未及尋君君喜
而來留止彌旬情好逾厚觀君氣骨堅耐如舊豈謂此
別遽隔死生一朝訃至驚呼失聲篤實之資朴茂之行

謹幹之才樂易之性青衫下僚迄不一施俟克厥家而止於斯君幸有子仍有季弟武部之澤庶其在是望君千里遙遣此觴疇昔之思曷日而忘

祭張給事子猷

昔在政和學校賓興青衿譽髦鮮或不升賢士之聚實始識兄兄時遇厲力弗自騰日一溢米有問莫磨舍中諸生春貢來盈語誦嬉嘲嘈嗽其聲兄雖臥病靜默而聆他日見謂子獨爽靈定交投分相與以誠予方冠年

僑氣矜騰蕩清詞江湛酣酒觥高視四海孰為公卿兄
獨溫慎期我有成帘樓夜集花市朝行悠然雲淡滲爾
水清曰此紛華罔堪寄情與子出郊曠美舒平北望大
河西眺諸陵東臨汴泗南想羌衡春風融洩秋氣澄冷
短琴一弄長笛時橫尋幽弔古治亂常評心憂禾黍耳
厭簫笙顧謂銅駝將埋棘荆歲在辛丑雲海騫鵬龍門
並進雁塔同登武部星郎實司文程於兄從祖有女瓊
瑛遂以見妻由兄推名會迫告歸分袂征營後合之艱

先以淒凝各効一官啟明長庚召寇者誰中天機槍宗
祏遂南再立都京紹興五禩同筵王庭回首舊遊恍如
夢驚簡書是畏讌語何曾閱日未幾又別江亭十有四
年猶飯一蒸書題雖數心曲難形但祝加飧百祿具膺
豈謂小疾奄嗟沉冥惟兄之學演迤深閱涉乎諸史貫
乎羣經怡怡外容肅肅中局有類坦率了無巖傾沂水
之詠雖則未賡荆舒之說早歲已懲孝養純篤夙師閔
曾口體為下志意是承故其為文以燧以榮而見於用

以敏以精撫字稱良轉輸稱能入時從橐近列華明出
殿藩維遠俗綏寧上主所知清議所憑奚不黃耆進班
疑丞俾究施為以詰戎兵云亡之痛豈惟親朋我欲為
誌述兄平生傳之悠遠不在斯銘姑遣長鬚往薦芳馨
莫寫予悲有涕其零

祭郭提舉子元

嗚呼有道之後其傳遠矣賢如立之志業可紀予遊雒
師立之已死蓋嘗徘徊通德之里聞公純厚操行懿美

欲見未遂人遠室邇衣冠南渡邂逅湘水公越耆年予
亦艾齒山陽岳縣相望甫爾每聆車音歡笑倒屣從咨
往故哀哀歷耳粹氣薰然德容靜止溫恭是力信順是
履皓首簞食蕭齋隱几玩意韋編終而復始謂言仁者
期頤乃已何期奄忽一疾不起回首曩者同數君子到
我碧溪旬日遊從漾艇鏡中舉觴竹裏談笑清真風度
凝峙似雲無心如泉無滓德星暫聚高躅誰跂諸人好
在公獨傾圯盤有時蔬尊有浮蟻遣詞叙情魂尚來只

祭劉致中

嗚呼天生百材莫不有用材之尤者其用尤重南金大
貝金玉明璣惟或不好好則德之獨吾致中乃異于此
百不一見不壽而死嗟嗟致中早自貴珍見賢必事遇
仁必親學無定師叅以訂證濬其明穎礪其廉勁事親
篤孝友於弟昆政施厥家肅雍閨門其在友朋忠益相
告其於鄉黨善者所好德義積躬名聞於朝公卿引重
弓旌是招三揖而前尚赴堂察君以疾辭歸馭遄發綬

紳趣榮快往奔馳豈有匹士重已如斯士負知能鮮克
遵養歲不吾與利有攸往猗歟致中術略疏通若將終
焉一畝之宮謂天艱之式燕其晚而迄艱之惟理之反
文木良徐仆於嶽巔有鬼者樗乃終天年切玉之刀以
貴弗取鉛胡能割玩之在手鄉里之分姻婭之情膠庠
之舊磨琢之誠別去再期期復來會我今來矣君往安
在旅酒弗旨豆邊不嘉獨有悲思君其知耶

祭楊珣

人之生兮浮萍隨波濤兮無垠偶飄飄兮值遇遂密比
兮依因吾初來兮新昌睨爾居兮西隣方念咎兮息交
俄數面兮成親屈輪指兮逮茲淹五冬兮四春結茅屋
兮南郭爾來曾兮逾旬不顧我兮寂寥匪附炎兮強臻
或狂風兮搖空或清月兮掛旻或夜雨兮蕭瑟或春花
兮氤氲或高臺兮寫望或埜寺兮怡神有好酒兮必同
班肴歎兮錯陳或商謳兮浩蕩或齊諧兮紛綸眷地角
兮徘徊忘天涯兮悲辛予舊交兮日疎爾既久兮彌寅鼓

爾篋兮未冠嘗造足兮成均中慷慨兮投筆脫儒服兮
戎紳餉其口兮一官竟何得兮隕身賦才諤兮可用祇
碌碌兮埃塵四十四兮無兒絕新昏兮室人甫不覲兮
七朝被微恙兮永淪耿昭昭兮就盡視死生兮夜晨歎
逝者兮臨川眇兮古今同津吾慶弔兮久隳乃酬爾兮
芳醇亦忘懷兮怛化聊為爾兮唏嘖

祭顏翼

嗟嗟顏生曷隕其身耶抑恃妙齡忽衛生之經耶晨出

夜歸冒犯瘴氛耶酒焦水浴寒侵而熱蒸耶味彼藥石
孰損益於吾身耶延子外館教我二孫不縱不苛訓飭
甚勤見子所著干祿之文為蠅頭之細字擬詞場之千
軍我於爾時追隨人事趨走頻煩未克自貴方將遲以
歲月感以誠意勸使為己而學凡致遠在識趣天爽敏
以賦汝勿逐末而暴棄何晏然之春花遽隕霜而萎瘁
既殮殯爾酌以薄祭旅魂悠悠豈能一至

祭妻兄翁主簿子光

嗚呼子光何為夭折方行萬里登車軸折錦山雪水道
里數千聞君之訃驚心慘顏昔在少卿有言有德宜躋
華近終老岩側司戶秀傑洵美令儀不遐其驚九品之
卑再世所鍾謂在孫子君薨而孤克自峙巖既就師友
既敦詩書孝弟祇祇家庭愉愉親仁篤義疎才弃怨處
約則甘趨俗則倦載此粹懿宜福於天宜富宜貴宜得
永年理有難推君奚不淑凡百交遊咸為君哭而況北
堂鶴髮慈親哀哀諸兒曷辜于神吁嗟斯人命孰長短

貪婪無厭豁豁寧滿四福具矣好德靡稱展跼考終亦
曰苟生誠能好德而貧而賤而不大耆君子維燕用是
以商子光奚尤昔也若浮今也若休惟我摧頽晚媚君
媚與君論心百未十既屬以罪垢跼墮南雲見君知難
何期永分長號西風佗條鬱結寓詞侑奠聊以告別

祭范太監元禮

惟公器質溫良材用膚敏飭躬力學服職靖共門戶盛
時不自驕汰循途平進厥聞甚休晚守衡陽承郡凋困

竭意摩拊民獲少蘇上官弗仁詆為慢事退奉閒館亦
無怨尤顧予迂疎託契先代書問勤縟情義甚敦中經
瀏江值公寓止接語又款益窺所懷每及時難詞氣感
慨許國之意不忘拳拳尚期顯榮以攄志業有生遽盡
曷至於斯聞訃失聲天不可慮方此哀制往哭不能遙
持一觴以寫悲抱

祭龍王長老法讚

嗚呼歲在己酉強敵內侵予先君子航湖而南小駐碧

泉莽野荒墅冬鬱濕薪急雪堆戶忽有僧至草衣讚公
佛堂巍巍步象音鐘與之坐談飯以乳關惜其適身公
材利用厥後慈雲虛席生塵魚鼓弗振府州選人遂以
昇師移錫來處誰為證明予有請語自茲還往二十暑
寒每辨異同拊掌大歡維師行事詳締穩實公方無累
私語無失梵宮之內金碧煌煌水雲明潤山木葱蒼心
雖不朽生則有盡示病寂如埋骨弗燼念我先子築丘
宮前樵牧不犯師勤則然誰其嗣之感舊興愴茗餌薦

誠目斷青嶂

挽吳丞相

妙齡一目了羣書未壯聲華衆已孚器遠况曾師舊德
時來俄看獻嘉謨親扶日轂升天路不許金戈入帝都
大節已全名自永詎同姦慝苟全軀

追念宣和國勢孤上公元宰導人諛妖氛已覺前星暗
皇澤寧論少海枯誰謂玉華傳玉座共知青瑣伏青蒲
讒言一發堪流涕禍在同升有鄙夫

黃扉清啟帝之初俊又招徠念遠圖桃李舒華方雨露
駕鴻戢翼又江湖當年舉國蒙休烈至死無人雪厚誣
圓覺妙明何計此獨疑遺恨遶蒼梧

挽劉忠顯

念昔京都晝掩關黑雲黃霧塞人寰南城掃雪迎耶律
北道聞風拜祿山不為身謀心皎皎已終臣事意閒閒
何人得與高名並千古常山諒可班

未識堂堂玉立姿已傳薤露滿山悲空餘父執修恭意

漫繼詞流紀德詩諸子盡賢門益大萬家餘地塚初纍
紛然盡奪三軍帥誰識公心死不移

挽陳幾叟

妙質曾揮匠石斤久於其道更超羣
皂貂破敝頭蒙雪黔突淒涼氣吐雲
忽上諫坡規帝德又陪經殿勸皇墳
事功難必清名在未辱先賢付託勤

挽楊訓母英氏

戚戚秋風颭旒旌送車千輛咽佳城
令妻壽母名兼美

孝子慈孫禮備成望士有詩歌紉綉梵坊無侶獻饒鉅
更慚朴語書銘石萬一幽光久更明

挽某氏

慈祥令淑稟于天宗族閨門共仰賢中饋克脩惟六二
義方能教亦三遷藝萱無復忘憂日種栢行看合抱年
舊欲升堂今已矣大招成些重悽然

挽李太孺人

桂水無情日夜東空餘丹旆泝西風一經不負門閭望

五鼎端宜饋祀豐茂渥出綸觀有煒芳徽勒石播何窮
遙知祖送詩千首挽鐸聲悲大隊中

挽端州黃大用大用喜讀書有志行數過予講討
雖未詣宗本要自佳士可尚也心為形役遂以
病死作二詩哭之

每惜南冠懶讀書欣逢之子富三餘文章戶牖雖頻闖
師友源流或未疏底事箇中紛侘傺坐教淫末費驅除
昭昭奄作冥冥去悼爾能無一束芻

鋸屑霏談涉往今濡毫洒紙拔詞林聽歌鹿野三章後
悵下龍門九曲深十口西疇貧索莫一官南選晚侵尋
早知大易無思慮應悔生前未洗心

挽黎承事

北正黎司地南來得姓繁清時能教子餘潤必高門珠
蚌他年譽金籬晚歲溫王師勤佐餽鄉關待平反援手
遺嫠難酬心樂泮思淒涼投轄井慨歎給孤園執櫬平
居近攀松永慕敦流年駒過隙不辱付諸昆

挽譚邦鑑

忠烈延康子期願致政孫文詞金震蕩行泊玉純溫夢
熟黃梁早名餘絳旄騫傷哉九京路白日悶泉門

契好聯三世交情晚更深宦遊乖握手書到豈論心歎
失超騰願愁聞相挽音平生一尊酒已矣不同斟

挽楊子川

傾蓋小冠市論文喬岳陽一生能幾履兩鬢忽成霜我
尚棲南嶺君俄赴北邙無因澆絮酒回首重呻吟傷

斐然集卷二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二十八

宋 胡寅 撰

跋高宗御筆

建炎三年夏四月上移蹕建康臣蒙賜對為尚書郎未
幾擢司記註是時上銳思致理招徠賢俊臣父安國以
給事瑣闥再被嚴召六降敦促之命申以使人復因臣
奏事坐旁開借玉色問及臣父造朝之期宸翰寵頒備

形德意而臣父抱疴寢久艱于入覲臣繼荷聖恩曲從
所請退食祠館俾就色養仰惟急賢願治多士傾心孝
愛之風形於四海豈臣父子獨受隆賜謹以雲漢之章
寫之琬琰四年夏四月宣義郎直龍圖閣主管江州太
平觀臣胡寅謹記

跋唐十八學士畫像

昔孔子語冉有曰衛庶矣冉有曰又何加焉曰富之曰
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唐文皇不世出之君也房杜宗

臣之魁也相與圖治至于斗米數錢行旅不齎糧則貞
觀之功極矣其禮樂道化無傳焉千載一時而所成就
止此可不深嗟而重惜哉故予嘗論三代而後獨漢光
武明章之治庶幾于教者可一變而王也因觀羅湜所
藏唐十八學士畫像遂書其卷末

跋劉殿院帖

自新法禍民天下塗炭獨謀殺人者蒙首免之惠至於
令人習知夫按問欲舉之便也其不忌之寢酷矣方王

氏秉國之時闔闢雷風動搖山岳抗議而變之固難覩
禍敗之後追賞盡言而於弊法則未之有改豈特首免
一事而已哉此公卿大夫之恥也寄語公嗣孫駸駸萬
世用尚克勉之

跋唐質肅公詩卷

質肅公父子以忠直為宋名臣天下知之不待贊譽也
嘗聞道鄉鄒公語先君子曰子方送行詩惟王介甫為
最獨記其一聯云薄俗易高名已重壯圖難就學須強

謂不止於歎詠而已二公名節始終俱美而介甫當權
面斥質肅公使發憤而薨竄逐諫院使流落至死介甫
之學非不强也其行事乃爾果孔孟之學耶今臨川集
中此詩不存然言不可以人廢故書以附詩刻之末抑
以見公於語言者未必能踐而重厚簡默之人其所立
必有大過人者如質肅公父子是可師也

跋陳諫議書杜少陵哀江頭詩

諫議陳公所書公外親臨江蕭君建功得而藏之云公

之絕筆也公學行文章皆居第一流而尤顯白聳動于天下後世者則以知蔡京姦惡禍國于未用之前也此書信其絕筆是乃憂思至痛之情言不見用身且竄逐視國家將危而無可奈何後之覽者猶欲慟哭流涕而況其身親之者乎嗚呼悲夫

跋畢文簡與寇忠愍帖

古者人君將有事于四方必使知者慮義者行仁者守澶州之功用此道也夫應事于倉卒者其難有甚於耳

聞目見切身經慮之熟也文簡諸公文昭武烈乃當晏
桀右文之旦伏觀此帖詞平意和不見凌遽非有大過
人者必不能成天下之大事也遐想其人願為之執鞭
而不可得

題畢西臺墓誌後

西臺公與師垣恭氏為布衣交有同年之好蔡既擅國
亟欲引公助已公謝絕之遂坐黨入籍後又數寄聲通
殷勤公終不荅以此坎壈竟不得試彼富貴熏天忽與

草木俱腐而公德名義爵祿然不緇得喪榮辱果安在哉予晚生不及識然高山仰止心誠好之與其子季我遊獲見銘文伏讀三歎因書其後

跋楊龜山李丞相送鄧成材詩卷

君臣之義與節義之辨在今日尤所當謹者成材為盱江幕金人檄至守以城降成材爭之不可乃弃官歸成材為小官所守已若是是宜先覺名臣深嗟而重賞之行且為世用矣願卒此志昔在仁祖時朝臣送唐子方

詩皆譽其直諫之美王介甫詩獨曰薄俗易高名已重
壯圖難就學須強識者以為得古人相勸勉之意予於
成材亦云

跋胡待制詠古詩

前事之不忘後世之師也古人求多聞將以建事貴多
識所以畜德至聖賢猶不敢不勉而後世之士有寸長
片善則裕然若不啻足矣以儒士為無用以古學為迂
僻非史洪肇之倫則原伯魯之流反理實行身世兩敗

吁可憫矣宗兄汝明有志當世不以材能自高又尚論古之人形於詠歌觀其所否可以知其所不為味其所與可以見其所景行非特評史蓋言志也如不用則已用則吾知其無率意而行揚已矜衆之事于昔人建立必有所到矣三復欽仰題其卷末

跋李尚書路樞密送張元裕主簿序

某識德餘十有六年每見之口道古今而未聞其論醫觀李尚書路樞密所與序跋則知德餘無通神農岐扁

之術而有家學蓋恥以藝名耳某曰醫已人病救人死
君子之心無足恥者向使德餘既富且貴而殃民害物
其可恥豈不甚乎今仕而不偶曷若己人病救人死如
君平賣卜稍可樂飢而止斯亦賢於受祿居位而為人
病者遠矣德餘試思鄙言

跋葉君論語解

學者得一官皇皇於進取若不及忽焉老死莫知自憐
滔滔皆是也超然年將六十方且從事於童習之書忘

其飢寒之困可不謂賢乎著書既難釋聖人之言尤非
易要當多求博取以會至當驗之於心體之於身則考
諸前言往行而不謬矣斯道也有志者歿身而後已超
然其懋哉

跋石洞霄傳

死生之際為異學者名之曰一大事至于剖心沒齒而
不能辨而石虛一蹈履白刃有守無怙夫豈一日所能
哉觀其被召不留得官不居見林生而不屈對人主之

問而不諂其胸中蓋有過人者得非讀南華之書而深造者耶使其早得所從知孔孟之正其所成就又豈止此哉

示張醫

一切有為法不可以利存心以利存心雖善亦惡務合於義雖有小失不害其為善也觀諸君譽張生者謂其有活人之術以濟物為心而無所取信斯言也可以為良醫矣雖然術無盡而心易倦利能動人而義難終也

惟不以譽已者自足而思進吾所未足則岐和扁華亦將可及爾尚勉之哉

題嚴子陵祠堂

嚴子陵不屈于漢光武其襟度高遠非世俗淺丈夫所知姑置勿論其告友人之詞曰懷仁抱義天下悅阿諛順旨要領絕士大夫能奉此二言之戒庶幾往來祠下不點汙山水它亦何足道

示雲瑞

先祖父中大公隱約時聚徒教授長老元嗣方童卯在
衆中讀書最穎出其後為僧得法名振禪林有詩二十
篇寄先君雖灰心槁形非欲以言語自名然奇氣秀發
溢於翰墨終不可掩先君感舊歎今以兩絕句荅之嗣
沒將十年門人雲瑞開堂於永之報恩機緣密熟意象
恬遠有師之遺風乃錄兩絕句使刻之石則未知讀之
者以為追隨香山之人歟抑以為不入蓮社之客歟紹
興十一年七月望日武夷胡某書

題草衣寺松碧軒

此軒舊為曲廊趨惡濁之地脩老斷其去路闢南壁為
小牖於是巔谷蟠互大木森映盡在目軒雖小葢草
衣之勝處也林壑諸木惟松尤盛軒當樹半秀色如潑
故以松碧名之凡材雖多不足數也胡明仲書

斐然集卷二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二十九

宋 胡寅 撰

中書門下省試館職策問

蓋聞士之處世稱于家者其德當周于一家聞于鄉者其賢當蓋於一鄉今有以事舉言揚達乎天子之聽而咨詢之於禁省則必其遠大之識宏達之謀固不可以小言片善取也敢問今天下之吏員數衆多流品雜出

有司無缺以處之欲置而不恤歟則下有失職之歎將使人得其欲歟則聞為民設官而不聞十羊九牧以殘之也天下之兵分統既久欲因而不革歟則末大必折古人之戒欲有所變制歟則乘塞者以力寡為言分間者以不專為患固難于改作也天下之材調度既廣欲取于民歟則利源已竭民力已困取之不己露根可畏也欲輕徭薄賦以休息百姓歟則環數十萬之師荷戈被甲以捍寇敵不可一日而無食有功而不賞不取於

民安所從出哉是三者皆當今之急務學士大夫究心於兩說之間謀其利不蹈其害而未知其術渴佇崇論願茂明之將以告于上焉

零陵郡學策問

問匠必以規矩為法射必以正鵠為志學必以聖人為師孟子非親見聖人者其言曰乃所願則學孔子然則能以聖人為師不必親見聖人也仲尼道大而德全門弟子不能徧觀而盡識之故曰大哉孔子博學而無所

成名固天縱之將聖又多能也今學仲尼者將由其一言一行乎抑將從其大體乎從其大體非生知上智必有所不能由其一言一行則枝流派別何以會于有極是皆學之所甚難也敢問孟子學孔子之要安在其所以為亞聖而於孔子有未及焉何故後之學者其必循孟子所以學而學之歟其亦謂入德之門不一書紳請事皆可以進於道歟諸君師孔孟子千數百歲之上當知規矩正鵠之所在願與聞之以警不敏

問聖人之道必有傳受然後不墜於世堯之所以命舜者舜亦以命禹孟子泝流窮源推其所傳受以湯文孔子太公伊尹之流或見而知之或聞而知之蓋以是為在已也敢問見聞而知之者果何事歟由孟子而上何為而得其傳由孟子而下其有傳耶其無傳耶如失其傳則自秦漢以來為道者衆矣其皆謬於聖人而無所折衷耶若曰在則人亡則書求之經可也彼親炙乎聖人者猶有好勇貨殖短喪學稼聚斂色莊之鄙而況誦

空言者耶然則學聖人而不知其所傳之事雖緝詞數萬讀書五車未免乎冥行也諸君皆願學孔子者于此豈無所志竊幸聞之

問善學者必適時務學而不適時務是腐儒而已耳今有人知盈虛善斂散取民而不害民足國而不害國可謂通財賦者矣若冉求是也其自言曰方六七十如五六十求也為之可使足民今有人戰必克攻必取據城則人不敢犯對陣則敵不敢過可謂曉軍事者矣若季

路是也其自言曰千乘之國加之以師旅由也為之可使有勇嗚呼其適時務者乎彼曾點之言志異此之撰乃特在乎莫春之遊詠歌之樂而已此與撫時玩景朋羣嬉遊者亦何辨其視由求功效之及物者絕不侔矣夫子乃喟然歎而許與之陋彼二子者無稱道焉聖人生於周衰列國並爭之時其教人取才固將以有用為急也而不遑時務乃如此無亦迂濶為世笑耶然仲尼所去取萬世信之求其說而不得今舉以問

問儒衣冠者皆言學學未易知也孔子之自言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學也其稱人曰有顏回者好學今也則亡未聞好學者也而未始言其所學者何事後世之稱好學者或異於是挾策讀書博習乎詞藝之末務以悅人之耳目而取世資故論明經者以拾青紫為志稱稽古者以得車馬為榮自聖人觀之必謂之未始學矣今將捐記誦詞藝之習而求聖賢之所學則當得其門而入必有事焉豈非吾徒之急務

乎二三子蓋以聖人爲師而好回也之所好者矣請問
其目

問論人物者必以功烈著乎世利澤加乎民爲大丈夫
之能事雖居仁由義有致君堯舜之術而窮不得施亦
何用矣昔者管夷吾相齊尊戴宗周攘斥夷狄不以兵
車之力而九合諸侯威令加乎四海使斯人無左衽之
患仲尼稱之曰如其仁如其仁嗚呼盛哉彼子路一學
者耳好勇行行無保身之智率爾而對無爲國之禮爲

季氏宰取具臣之譏不知以正名為先蒙野哉之誦動輒得罪於聖人其賢於管仲者未聞也使今學者尚友千載而擇所從必以管仲比身而仲父自許矣然而曾西乃畏仲由而艱然陋管仲孟子取其說以拒公孫丑曰管仲曾西之所不為也而子為我願之乎夫聖賢之志尚去取乃如此敢問其所以然者

問學莫要於求仁而仁之為道難言也孔門問此者衆矣聖人亦語以為仁之方而已未嘗指名何者為仁也

韓退之乃以博愛盡之是特聖人所以答樊遲者不足以盡也然自是而後言仁者舍愛則無以命仁吾信其不知夫仁也學而不知仁豈非闕典之甚乎諸君其歷考聖賢之心以要其極而陳其大略

問仁知勇天下之達德也缺一焉不可矣孔門弟子有問仁而無問知勇者獨樊遲一問知而已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莫難知于仁而必問之是何也仁者不憂而君子有終身之憂知者不惑夫子生而

知之矣何待四十而後不惑勇者不懼子路勇矣而告使臨事而懼又何也

問世儒言伊尹之任其弊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故伯夷出而救之伯夷之清其弊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復刻故柳下惠出而救之惠之和其弊多汙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故孔子出而救之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于天下故孔子集其行而大成萬世之法使三聖人者當孔子之時皆足以為孔子矣予有疑焉蓋由湯至

於文王賢聖之君六七作其成就人才之衆至其衰世
猶有存者使伊尹有弊當時君臣獨無以革之乎由周
至於戰國又百餘歲文武周公之化不為不深使伯夷
之弊猶在則周之一道德以同風俗者殆無補於世而
獨俟一柳下惠耶孔子去柳下惠未遠若柳下惠能矯
伯夷之清使天下從之其弊不應繼踵而作而孔子救
之又何遽也且孔子之時荷蕢荷蓀接輿沮溺之流必
退者尚多也則柳下惠所為果何益乎以孟子之言考

之三聖人所同者得百里之地而君之皆能以朝諸侯
有天下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皆不為而已彼
為任為清為和一節之至於聖人者其可以為孔子乎
幸推明之

問師者人之模範也模範孰加於孔子矣其作春秋惡
諸侯之僭王自立於其薨也以大夫之禮卒之不與其
為諸侯也而已乃遊乎其間為之臣是何也惡世卿之
僭君自三家受氏之後一譏而不足再三致貶焉不與

其為大夫也而已乃有見行可之仕是何也惡夷狄之猾夏有能攘斥使不侵中國者則與之方是時楚最强窺周問鼎管仲相齊興召陵之師楚自是帖服聖人稱之曰微斯人吾其左衽矣而既失魯司寇遂之荆先之以子夏申之以冉有有若謂是行為不欲速貧是何也夫所行如此而立言垂後俾人不得為爾烏在其模範哉吁其慎思而明辨之

問形寓數不可逃也後世有知命之術以五行支幹納音

推人之窮達壽夭其精者十不失一故知其不可逃也治亂廢興之在世不亦猶是乎周卜世三十卜年七百漢之興也五星聚東井其衰也當陽九之厄其大致然矣聖人作易藏往而知來其於治亂廢興如指諸掌不待推占而後明也自周衰至漢然後天下平其間蓋百有餘年人力所必不能扶持者而仲尼方且區區歷聘諸國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可三年有成夫豈不知世無能用之者不幾於不知命耶荷蓀耦耕之徒浩然長往其心殆亦非笑仲尼之所

為矣在聖人夫豈苟然是必有說不可不知也

問鬼神之理學者所當知也樊遲問知孔子語以敬鬼神子路問事鬼神孔子語以事人為先何也或不問而語之或問而不語是可疑也中庸曰鬼神之為德視之不可見聽之不可聞而舜之作樂也祖考來格周之作樂也天神降地示出何以知其格其降其出歟是又可疑也夫所謂視不見聽不聞者為其無形聲可接也而易曰精氣為物遊魂為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既有情

又有狀則非不可見不可聞矣而中庸云爾是又可疑也
也以天神地祇言之其情與狀可得而言歟孔子祭如在
祭神如神在蓋亦誠心想其嗜欲貌象以致之祖考
可爾也天神地祇若為而想之是又可疑也今釋老二
教皆言鬼神且又繪事之土木偶之果得其情狀乎若
以為是則世人所不識也安知其為是乎若以為非則
聖人所未及言也又安知其為非乎是非有無茫茫於
吾心以之事祖考祖考必不格矣又沉於凡為鬼神者

乎此學者所當精思而明辨之不可以難知而遂止者也

問聖人能知人而堯不知鯀之績用弗成何也仁人於弟親愛之而已而舜封象於有庠庠距舜都在五服之外親愛之固若是乎啟之賢必不若皋陶與伯益也禹不為堯舜之禪而與其子何以知其非私也桀可放則獨夫耳不可放則事之湯既放桀而又有慙德何也無乃於心有未憚乎大人者能格君心之非仲尼則進乎

大人矣行乎魯衛陳宋不聞一君格其心者何也惟聖
人為無過行孟子稱夷惠曰聖人而又議其隘與不恭
夫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而可為百世師又何也尚論
古人學者之事故舉以問

問荀卿氏有言學莫便乎近其人昔七十子身逢元聖
得所依歸可謂近其人矣其與生乎百世之下希慕企
望而不得見者豈不異哉然子路好勇子貢好貨宰予
晝寢子張色莊冉求為季氏聚斂是皆常人之行曾不

少革則何貴於近其人乎聖人教育丕變之功又安在
乎伯夷柳下惠清和之德非若孔子集大成也聞其風於
百世之下非若洙泗親炙之者也而廉貪立懦敦薄寬
鄙之效靡然甚速何夷惠能之而孔子不能豈其興起
者皆賢於由賜之徒歟二三子其茂明之

問自堯舜至孔子幾一千五百年間何聖賢之多也或
君臣並立於朝如唐虞之際或父子同生於家如姬周
之盛逮乎洙泗闕里弟子賢哲至六七十人孟子而後

五季而上亦幾千五百年所謂聖人何其不復生也方仲尼未修經之時學者固無書可讀若伊尹自畎畝而發傳說自版築而發膠鬲自魚鹽而發百里奚自市井而發為聖為賢何從而致之六經傳世既久在七國則荀卿氏在漢則毛董子雲在隋唐則王通韓愈皆號大儒相望如晨星然其孰為知道者耶夫以古之時未有經書而聖賢接武於世後世經書備具而曠千百歲求一人如顏閔而不可得然則六經有益於世乎其無益

乎

問事莫大乎祀祀莫重于天周監於二代其文備而可
考矣惟明堂之禮學者疑焉孝經載仲尼答曾子之言
曰昔者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而周頌我將
則其詩也然以其禮屬之周公歟是嚴父也嚴父則武
王所當為周公事武王時未嘗攝政胡為而嚴父以其
禮在攝政之時歟是攝成王也攝成王則武王乃當祭
而文王為祖矣禮未聞嚴祖其曰周公其人也又考之

戴記則明堂者乃周公負斧扆朝諸侯之地也考之孟子則明堂者乃王者之堂行王政之所也皆不及宗祀之事是皆可疑者幸辨明之

問文之為用大矣堯舜禹文王之聖咸以文稱曰文思曰文命說者曰經天緯地之謂文具用之大乃如此仲尼曰文王既没文不在茲乎蓋以斯文為已任矣自孟子而後左氏荀卿太史公司馬相如揚雄劉向班固之流各擅文章之譽後世莫得班焉如唐韓愈柳宗元皆

竭力希慕僅成一家夫此八九子者其建立與古所謂
文同耶異耶如其同則經天緯地之效安在如不謂之
文則末世執筆綴言之士皆師法於八九子者自謂文
之至矣而未嘗知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大業有潛心
於堯舜禹湯文王仲尼之大業則笑之曰是古學耳安
得為文夸多鬪靡至于支青配白駢四儷六極筆烟霞
流連光景舉世好之有司亦以是取士為日久矣其得
失是非願從二三子聞之且觀所志

問昌黎文公唐之鉅儒也著書立言有原道之篇焉其
意欲扶皇極尊帝王明孔孟之教而攘斥佛老也嗚呼
亦可謂特立不羣之傑矣即其原道之論曰博愛之謂
仁行而宜之之謂義由是而之焉之謂道足乎已無待
於外之謂德仁與義為定名道與德為虛位是六言者
古未之有也而愈斷然筆之敢問二三子夫愈之為六
言其盡善矣乎其槩諸仲尼孟子所謂仁義道德者同
乎異乎佛老氏高談性命自以為至矣是六言者其足

以破其術服其心乎

問鳳皇來儀虞史美焉其不至也仲尼嘆之是為太平之瑞章章信矣三代盛際聖君繼出治功之極至於兵寢刑措越裳氏以無疾風暴雨占中國之有聖人也重譯而獻白雉於斯之時鳳何為隱乎厥後漢孝宣乃獨蒙嘉應或集於郡國或降於京師其數甚衆孝宣何以得此以其治考之美政固多矣而糝政亦豈少乎大將軍以元勲而滅族夏侯勝以正言而被囚王成以虛偽

而蒙賞蓋韓楊二良臣死皆非其罪也而魏相之奏子弟殺父兄妻殺夫者歲中且二百二十餘人若夫日食地震雨雹饑饉之變史亦未嘗絕書不可謂之太平決矣然則鳳凰胡為乎而來哉夫休咎之証有國大事也尚論古之時是非真偽奚可以不辨

問揚子有云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古者祭天其名曰郊百代之所不變也而未聞祭地之禮其名何謂也考之周官祭天於圜丘祭地於方澤考之祭法燔柴於

泰壇瘞埋於泰折考之郊特牲郊所以明天之道也社所以神地之道也考之中庸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考之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然則周官祭法郊特牲分為二祭中庸及周頌舉天地而合祫而禮記毛詩所載則社者祭祀之名耳欲斷以社為祭地之名乎則古者之社本以祀后土后土者共工氏之子也又有亳社見于禮夏社見於書則社非祭地之名矣周公成洛邑用牲於郊越翼日社於新邑舉郊舉社則又類社以祭

地而天地不合祫者故凡天地之祭合歟不合歟祭地之名社歟非社歟若其社也而周官祭法不言何也若非社也則祭地當何名也後世以為北郊者是耶非耶既錯見于羣經而未有折衷願與諸君論之

問四科之目非惟品次門弟子之為人抑謂人才無能外此而有品也歟孔子以學為貴其言多矣未有不須學以成之者德行而無學不亦質朴而少通乎言語而無學不亦口給而少稽乎政事而無學不亦莅政而墻

面乎然則三科者皆當學以成之者也而文學殊科何也世之言者以政事文學為兩途其原蓋出於此而古人之論則皆不然曰聞學而後從政未聞以政學也舉此一語彼言語德行何獨不然而四科之別乃吾聖門所設敢問如前之所疑也

問宗廟之禮尚矣禮樂庶事尤備於周則後世言禮樂者舍周何以哉然於宗廟之制有未喻焉者武王既宅鎬京宗廟之建必先宮室無可疑矣及周公營洛又作

清廟朝諸侯率以祀文王而書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文武騂牛各一是鎬京既立廟洛邑又立廟且廟必有主其奉鎬廟之主而祀洛廟乎抑別立主乎故凡成周之廟制分建于鎬洛一可疑也或徙主或作主二可疑也天子七廟洛邑獨祀文武而舍王季而上三可疑也成王祀於洛則鎬使誰祀之四可疑也周公豈欺我哉其必合於禮矣願推明之以釋所疑

問道果一乎而易有天道地道人道於其中又有陰陽

剛柔仁義之異名而非一也果二乎孔子孟子皆曰道
一而已何也果不異乎則仁與不仁之道二君子之道
三聖人之道四天下之達道五後世又有黃老之道西
佛之道學士大夫宗師或以為賢於仲尼如其果二乎
則損之六三其致一也先聖後聖其揆一也三子不同
其趨一也孟子排楊墨董氏絕申韓昌黎闢佛老周公
誅竒言異行惟恐道術之為異端裂又何也幸茂明之
問留武二侯秦漢以來竒才策士之冠也高祖與楚解

羽歸太公呂后引而東矣良復請襲之可謂信乎先主
羈旅公安孔明勸使跨有荆益遂奪劉璋之國可謂義
乎失信違義鄉黨自好者不為而二子為人建立邦家
厥功巍然後世至許以三代之佐而為此何也荀彧為
曹操謀取天下而沮其九錫杜牧以盜方之司馬文正稱
其死節於漢馮道歷事五代歐陽氏譏其無恥而臨川
先生以知道許之夫孰為當

問揚子雲漢儒之賢者也富貴人之所欲彼不汲汲焉

貧賤人之所惡彼不戚戚焉文采人之所喜彼悔詞賦
之作焉古道人之所忽彼好而樂之有深沉之思焉卒
之著書立言以自表見至於今千有餘歲矣而名不泯
沒可不謂之賢矣乎然以其言行考之法言取模倣之
譏太玄有重屋之誚所以發揮聖學錯綜易數必不可
缺者未聞君子與之也方王莽盜漢時或潔身去之或
守死不屈蓋多有其人雄號為知數豈不知死生之有
命奚至於惶怖投閣哉且作美新之文謂莽過於伊尹

是何言也或曰亦遜言譏之耳莽之罪族誅而不足何
譏之云乎臨川王文公溫國司馬公議論未嘗同獨於
子雲則皆謂孟子之後一人而已于雄果何取而云爾
也諸公其深考而詳著之

斐然集卷二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斐然集卷三十

宋 胡寅 撰

陸崇傳

陸崇者建州建安縣人家素貧崇長不滿五尺堅刻精悍既冠負書遊學至鄒魯間入闕里拜孔子墓盡恭訪藏書舊宅卷焉徘徊遂登泰山夜上天門觀日初出慨然有遠舉意其鄉人異之曰小陸故善角抵戲擊薄相

今乃折節如是耶棠乃入太學一試中高等聞有得道
於河南夫子者曰楊公駕說荆楚則贏糧往從之舍於
逆旅朝暮執弟子禮過市不徒行不忤目衣冠甚莊貌
惟謹居數月如一日楊公使與諸兒處家人每從屏戶
間聆其講讀喜謂公曰陸秀才脩潔博習士也以次女
妻之棠既托身君子之門見聞日增聲稱籍籍然有口
才善機巧術數作嚴冷面堅坐談說原經證史引物連
類考古據今縱橫擺闔責數人過失據道理袞袞無疑

誤聽者悚然一時交遊多已通顯而崇連塞場屋然出入公卿間知識甚廣亦以楊公有道而崇為之婿必有所謂耳崇乃年逾四十未得第時時轉販以歸養且自給識者非之崇固安行而楊公不知之也宣和末罷三舍法復科舉取士崇自度遲暮恐終蹉跎會中官梁師成竊主文柄網羅遺書充御前文籍置官設屬有白衣試員崇往預焉居一歲補迪功郎未幾孝慈皇帝履極盡召遺賢將革宿弊興太平中丞許公建白請汰雜流

冗濫者崇既羞悔其前舉又懼見奪奔走權要自營日不暇食會王門耿南仲力沮言者曰人主務施恩行此必失人心事遂寢崇又大喜然終不敢就銓選值國有戎事起東南兵崇念惟軍功可取賞持久獻言當路謂福建槍杖手趨捷名天下倘使為奇翼正兵何憂乎鉄騎哉權要人主之得行是冬敵大入東南勤王之師格不得進明年五月黃潛善等言敵已遠去天下無事可偃武遂罷遣諸道入援之師崇又不得志還鄉部攝局

資斗祿居久之輦蹕駐錢塘崇與時相范宗尹有一日之舊得廣西提刑司屬官未肯赴也值范汝為弄其閩中擁衆數十萬屠郡邑據城郭勢搖吳越官軍數不利建人有詹時升提舉者里居信厚士嘗挺身說賊使無動朝廷必撫爾賊然之方少戢崇默念此奇貨可居也一日歷見臺省諸君輒感顙慘然若有大憂者或問之則曰閩越重不幸詹公長者以空言綏數十萬號虎寬朝廷南顧今乃聞死矣將奈何傳口喧喧語達廊廟無

不震恐間一二日崇又見徐曰此至難事誰可繼詹公者閩越地岩險人素善鬪兵精甚況今羣兇大合勢若烈火恐討之未易得志獨有說諭使欣然離其巢穴乃在我耳有朝散郎謝嚮膽略過人崇嘗與同部槍杖手鄉人信服之今欲不勞師不害民而坐彌連城旅拒之劇寇莫若使嚮以朝命往其賢於詹遠矣誠使嚮崇也父母之邦不敢愛其死請從而後會時相檜言兵偷安尚姑息俾嚮銜命以旂膀行崇副之詹實不死也崇既

入賊中宣上旨賊即日馴帖凡事必稟而後行掠得太
守部使者儀物盡以歸嚮崇且獻饋豐給延日引月而
實無降意崇遲留不忍釋手嚮復以閩王潮故事導汝
為自欲佐命嚴兵拒險以抗王旅謂宰相甚庸破其膽
如觸浮漚耳崇心亦難之然終戀戀弗決也閩中重官
好夸勝快恩怨崇假使者權出入旌旂弓刀前後甚盛
可畏堂皇幄衛耽耽然附趨者盈塞賓次謁入有時以
得見為幸平日一飯必酬睚眦必報擇良田美貨多自

封殖其父讀書謹厚至是莫知其子之非其妻舊閑圖
史安處貧約既習化於崇亦謂良人者如是乃可仰望
而終身也親知素與厚者雖疾惡之又哀而危之遺書
譬曉令乘間脫身去崇不一荅賊勢益張翦剽及旁郡
會朝廷罷宗尹更用相臣思振國威乃發神武軍三萬
捕擊斷斬大將韓世忠介馬率衆親冒矢石僅乃克之
建之餘民追恨禍敗惟嚮與崇之怨痛刻骨髓御史以
聞有旨命檻車致兩人者廷尉皆瘐死囹圄中出其尸道

上數日無收者家財盡沒入縣官其父年垂八十謂其子死無罪為文祭之而縊其妻寡獨歸宗自崇由宦豎得官以書白婦翁楊公公三日寢食無味他日不復向之解頤楊公簡易與默學者非堅懇扣問終不發言至崇陷身獨三書招之苦言反復崇竟不用崇既坐檻車度必死乃從守者乞紙作書復向所與書者擣心自傷欲存活為建安布衣疏食不可得投筆雨涕其詞甚悲或以咎楊公是大不然雖古聖人尚不能化其子弟豈

可必楊公能化崇然崇薰炙仁義涉一世乃不少變又有甚焉質亦太薄矣迹其狡黠詭秘將為姦慝兆于謁孔林登泰山握衣問道之時而破敗僂辱乃在三十年後匿情矯行以自立厲色辯口以行之士大夫為所籠惑者比迹而是不幸不早死遂彰醜末路人固不易知也嗟乎崇以譎健之才無形勢之資掉舌覓官意欲乘軒車紆緼綬夸耀鄉里以快意一時卒於身誅族殞為士類笑何也力行詐諛孳孳為利故也彼之才實有過

人者終猶如此況又不逮者乎夫聖至于舜惡至於跖
霄壤絕矣其發端殊趣乃在善利一念之間大哉間乎
君子之所甚謹也不謹於是而有毫釐之差雖不為龍
斷穿窬而謂孔林登泰山捫衣問道終無救於毀則而
為賊也如其不然盍以棠鑒作陸棠傳

敘古千文

太和氤氲二儀肇分清濁奠位乾坤為門品物流形睿
哲超羣維河出圖顯道之原伏羲畫卦爻始斯文儼垂

衣裳下臣上君軒轅通變成於華勲意誠心正萬化生
身神禹胼胝疏濬汨埋底別九州拯拔墊昏貢賦包匭
多寡造均沐浴咏歌逮今攸遵棄稷厥初夙震姜嫄秬
秠糜芑弗種耕耤暨蒞播食燔烈饗飧字育蒸黎餘慶
茂繁契掌邦教修叙彝倫由已敬敷丕革頑嚚孝慈友
弟賤卑貴尊寬宏悠久帝風雍醇臯陶天謨秋殺春溫
欽恤象刑信順協存共鯨驩苗討而弗論蠻貊賓服治
俗愈敷岳牧代工洪造何言三辰珠榮四序環循鳥獸

咸若草木殖蕃簫韶鳳凰焜耀典墳夏承虞禪洛稱儉
勤啟聽謳訟付畀後昆戰甘勦扈威賞詎煩洛汭荒畋
馳騁十旬御母述戒祖訓忍聞羿射擅朝寒浞又因戲
殲澆豷少康興綸癸墜令緒鼎遷於殷湯聘莘畝伊尹
戮力征徂自葛畏愛無敵後來其蘇鳴條倒戟俾后堯
舜匹夫必獲速戾放桐遂終允德予弼夢賚武丁恭默
營求郊野築巖說得對敬休聲鬼方是克總福駿厖賢
主六七悼監辛紂凶矜驕溢師箕囚奴忠諫焚炙邠岐

積累文謨寢赫重演爰繇端本衽席孚佑緝熙西顧與
宅肆武觀政旄鉞麾斥盟津約誓附國八百鈞渭非熊
皓首憑軾殪戎漂杵祝斷丑厯嗣王幼冲旦豈履籍植
壁秉圭金滕納策管蔡挾庚往差罪辟斧斨卒完繡衮
赤舄康持既盈囹圄間寂穆耄喜遊遐鶩轍跡厲仍板
蕩宣續憤惕側躬厲行俊髦任職獫狁侵鎬徐土騷繹
迅霆燁燁虓虎繇翼恢復疆境雅頌諧激平王徙居俯
就裏紬宗廟黍離過者閔惻伯業紛更周綱竟失尼父

將聖休明皇極黜圉莫害陳餒蔡厄刪詩定書繫辭黜
索晚潛與思筆削史冊姚姒以降斟酌準的日星炳煥
千古昭則麟瑞應期妙感孰測樂育英才升堂入室伋
蹈前軌軻稟絕識標示中庸攘距楊墨王澤息傳獨賴
遺編羸秦訖報惆悵卜年烹滅列侯廢壞井田雜燒簡
牘耽惑佞仙良遇劉祖嬰頸拘牽再報仇讐楚羽戕咽
炎漢開基規模廣延勃誅產祿光擁昭宣董相仲舒儒
術窮研請罷僻邪乃績巍焉賊莽竊璽寇佩玃豸白水

龍翔榮取青毡變洽救寧吾奚間然志宏朽馭奄寺聯
翩黨錮縉紳催汜兵纏許都曹操鄂保孫權亮兮胡漢
據蜀當天司馬欺孤熾鄴連顛導建江表安推苻堅南
北判裂圻甸腥羶隋暫混并煬惡罔悛秦王雄視資受
勇智除殘滌暴慕仁勸義斗米數錢外戶不閉丞輔疇
功鑑亡一魏玩瀆句驪猶橫壯氣牝雞遽晨枝幹披瘁
狄傑扶傾唐統薦繼霓曲喧轟輦鼓駭沸臨淮汾陽汎
掃氛翳贊斬篡泚度梟叛濟貂璫專命霜凝冰至藩鎮

交竿虐悖狂恣魚爛絲焚吁嗟五季猗與我宋盡美全
懿垓北難名普率純被喬松孕秀顏孟並轡私淑諸人
追配洙泗莊老虛談佛釋空諦申韓慘刻朱翟偏蔽璞
輅考占黥彭擊刺篆籀末習詞章小技肯涉波瀾致遠
恐泥探賸鈎隱涵養精粹達理制事酬酢經緯舉此加
彼兼善博施參乎覆載可謂大器

中興十事家君被召命子姪輩分述所見

一曰定都建康以係民望昨來未分鎮間中原有可歸

之理今南北既分事當從宜必有國都定基立本東南都會莫如建康宜還六飛龍蟠虎踞立宗廟社稷百官有司貢賦有常程朝覲有定所江淮險阻堅守不移則天步無艱而形勢成矣

二曰選用賢德以修民紀昨來敗國皆營私失節之人今當登進忠良而黜退奸邪表章廉恥而屏遠頑頓推廣仁術而勿用培克崇獎端亮而斥去佞諛君子漸多各舉其類小人無並進之幸賢者無在野之遺則天心

自回而否運革矣

三曰改紀國政以便民心昨來欲復嘉祐之政事有名無實今專置一司討論稽時之弊參酌前制勒成令甲敘降行用鹽利歸官茶收其稅官務買撲度牒住賣科斂無名一切蠲減不數降赦以幸小人則仁心善政皆由是出而疲民致寇之端不勞而自息矣

四曰修明軍制以為民防昨來婁經巡幸軍心益驕已酉錢塘迫脅乘輿庚戌四明擊逐宰相今宜以樞密院

併歸三省宰相領使量置屬官敷求將帥申嚴紀律卒
伍有功者賜以金帛而不必轉資見在尺籍者更加料
簡而不必招刺信賞必罰勿行姑息討論府兵營屯之
制以省厚斂轉餉之勞則武經漸修而兵庶乎其可用
矣

五曰擊捕盜賊以阜民生昨來用招安之策偷安目前
人習為寇之利故盜賊日滋蒼生塗地今宜司控制關
中諸鎮分屯淮泗朝廷稍間自可互遣諸將申嚴號令

以殄滅為則擊賊者捕獲斬首為功則重加祿賞其有
革心願自新者以肯渡河殺強敵為約則聽以衆行講
民團社兵之法為之綱目以合兵民之判而暗銷黥涅
使州縣自有備禦則桴鼓可以不驚矣

六曰增重上流以存民基昨來分畫湖北歸之藩鎮形
勢不便今宜仍遵舊制歸之朝廷襄陽武昌皆宿重兵
荆南會府付之重臣視諸路則加畀事權比列鎮則不
皆專制上流之勢既固則金陵之宅可安而國祚有維

新之命矣

七曰薦舉縣令以安民俗昨來不擇親民之吏貪虐恣行民怨而寇興今宜刻意縣令之選委自從臣薦舉人上兩名監司郡守人上一名資序至通判官品至正郎皆聽充舉中書籍記差注以流散歸業盜賊不作耕桑日衆戶口充溢為殿最有不如舉重罰舉者所舉稱職舉者受賞則實才見用而黎元受賜矣

八曰久任守宰以固民志昨來二千石賢者不久任久

任非其人流轉如織坐困百姓是以民無定志所在不
守今宜考古守宰以六期為斷慎選於未用之先勿輕
罷遣於既任之後以省送迎以考功罪使得盡其心民
主相安尊重堅固下難危也有殊效者增秩賜金亦不
遽加移用則郡縣可保而國基無城復於隍之憂矣
九曰開闢言路以通民情昨來數降求言之詔未聞安
邦禦敵其事出於某人者而鯁亮之臣屢聞賜罷今宜
棄故忘怨招徠四方忠直敢言之士充滿臺諫之員其

言之當小加賞賚大加擢用其不當者亦姑置之以勸來者時遣忠信使臣分行諸路郡縣問民疾苦事有不便立變易之則關隔通達上下交濟而國平泰矣

十曰網羅遺逸以收民才昨來訪求文武全才又兩命從官舉其所知而舉者非其人故真才實能愈晦而不出今宜以時開文武舉場申明制策大科又復元祐十科之目州郡必置學校選擇師儒以育後學購求圖書闢冊府以處英俊而待上之用取才之路既廣而不壅

則智謀才略各思自奮不得於此必得於彼無沉淪之嘆息飛揚之心而太平之基立矣

右件十事亦今日中興之大略也竊謂天下之治以人才為急百官之衆以宰相為先治亂之變不逃乎天時興亡之幾全係乎人主天之未喪斯文也則啟帝之心錫以賢輔握機處要人材皆會國強師壯政治日新而成康之俗可坐致矣尚何膠擾之云乎

賈寶學記顏贊

眉宇兮清揚和氣兮至剛無施兮不宜紫霄兮褰翔或
欲係夫單于而笞夫中行公抗疏兮忤姦於表餌兮有
光比珠厓兮請棄之茲孔武兮言更昌服間兮無悔道
遙兮襄羊塵外兮超然壺中兮未央會圖形兮凌烟
為壽俊兮樂康

賈誼請以五餌三表係單于而笞中行說後世譏其
疏賈捐之請棄珠厓專憂山東君子與之公昔使朔
部值權臣開燕山嘗奏陳不可坐此取怨久奉祠館

所言雖不用然當是時以軍法鉗士大夫之口無敢
言者則公之奮然不顧是為難矣豈不有光於西京
二子耶故贊中表而出之

清寐記

吾每食已必有欲寐之狀比就枕而交睫則皎皎未嘗
寐也雖未嘗寐而向來欲寐之意既已洒然爽然若熟
寐而初覺者蓋至真完實內外一如其欲寐與人同而
終不寐與衆異寐與不寐相與為造是寐而不瞑瞑而

不寐以昏藏覺神不離形以覺破昏動不違靜其不寐而寐也猶日之韜乎夜其寐而不寐也猶月之隱乎晝開目閉目幽顯混融鼯息雷鳴而本心澄默靈臺煥照而四體嗒然殆進乎晦息之隨而超乎晝寢之表矣

硯銘四

猗仙李墨筆紙滄雲霧走蛟虺為世珍出自此

下岩之珍名聞四方物貴有用慎無匱藏

石不自知繫人取不幸或與噲等伍噓雲滄霧走龍蛇

歸于劉子乃得所

騏驥之肝石色之正兮活眼死眼均石之病兮燥潤悍
柔雖石之性兮宜筆與墨斯石之令兮明窓淨几四友
相命兮豐詞珍翰於研為稱兮

嚴州祝文

岳

東方主生岳司其權兮苗日槁民將隕墜雖吏之責亦
神之羞爰遣官僚奔走以告盍佐上帝大發陰機起行

西風過雷無動一雨三日歲尚有秋當飾牲醪虔修報事

龍

惟龍舒卷二江此邦所仰用興祠宇丕赫神功方此亢陽大命遂殄潛臥不恤豈非龍羞謹陳芳馨遣吏昭愬蜿蜒御氣霑澤四方非龍所難跂立而俟

風

發達飛動揚雲四施惟神之功萬物所仰今早已甚雲

興油然風輒散之反為物病起自東北與雲西南披拂
沾濡實在俄頃反訟為德豈非神休

雷

惟神所司上帝號令當與惠澤俱及於民雨未及施大
聲遽發風雲披敗民用怨咨謹陳潔蠲願闕車鼓陰氣
騰聚商羊縱行是則神休永享明祀

雨

旱既太甚雲漢日高嘉生焦然閔雨如渴神明自閔不

恤有生用欸明壇懇俟陰澤御雲而播不問邇遐三日
為霖萬物咸遂民用歸德何日忘之

永州譙門上梁文

瀟江拱抱永阜盤環畫境為州西漢以來甚久擇人分
土南邦之寄亦高獨愧非才屢膺此選爰念兵民之輯
云何土木之興惟是候門嘗罹賊炬因循既久圯剝滋
多仰形勢於麗譙茅茨僅在屬往來於軌道風雨莫除
當揆理以不然願勞民而非厲聚財諸縣鳩役彌旬農

猷告成衆情胥勸秋陽應候素計罔愆瞻輪奐以干霄
瞰閭閻而撲地長州通浦能消王粲之憂乎平野浮雲
聊寫少陵之望耳修梁乍舉善祝斯陳

拋梁東高嶺翬飛有頻宮莫學齊人知管晏好追沂上
舞雩風

拋梁西遙望連山接九溪要使絃歌興雅俗漸令忠信
革雕題

拋梁南天下知名淡竹巖應有高人潛板築巨川何日

駕雲帆

拋梁北兩江下合浯溪色溪邊有石尚齊天大業載歌還此刻

拋梁上岌岌崇墉兼大壯天際烏蟾自曉昏樓頭鼓角常清亮

拋梁下太守無才宣德化但祈方域屢豐年自葉流根固宗社

伏願上梁以後官方清正人物泰通常使斯樓永為壯觀

永州天申節功德疏四首

生民推尊爰及誕彌之月天保報上共輸歸美之情用
集勝緣恭陳多祝皇帝陛下伏願則天之大如日之升
舞干羽以格苗滅澆殪而祀夏玉樓問寢遠追文武之
蹤金匱紀年更過商周之厯仰祈十號俯鑒一心

盛德在火欣逢震風之期至仁如天宜享延洪之筭誦
西佛之無量贊南山之不騫臣子之誠日月所照皇帝
陛下德載恭儉孝通神明安樂延年不用求仙之方士

勤勞享國自占無逸之元龜伏願如日方中後天難老
復文武之境土大會東都垂堯舜之衣裳永瞻北極
盛德在火載逢震夙之期至仁如天宜享延洪之筭誦
西佛之無量贊南山之不騫符生民推尊之詩效天保
報上之意伏願皇帝陛下弛張文武廣運聖神黃鉞白
旄靜掃神州之氛稷金枝玉葉永恢聖祖之基圖端拱
辨朝仰侔穹覆萬年是頌八表所同

彌月應期出撫中興之運後天稱壽共輸下報之誠恭

惟皇帝陛下躬秉聖資紹隆寶祚履風塵於初載嘗極
焦勞燮氛祲于太和遂臻間暇惟神心之炳炳照幾事
之源源治亂相因安危倚伏方且修明德政寤想英才
放鄭聲而遠佞人好善言而惡旨酒不以一身之逸豫
而忘四海之困窮必防後患於未然思建元功于不世
文王赫怒終駢昆夷呂后遄歸即集項籍際普天而不
冒罄寰宇以榮懷協氣無乖詠歌有實又豈待緇黃之
誕祝自然膺堯舜之遐齡臣迹遠江湖心存軒陛縉紳

踰躋遐聞萬歲之呼丹赤懇勤願獻千秋之鑑

永州天申節錫宴致語口號

律中蕤賓爰記誕彌之月卦通離氣嗣開丕赫之祥敷
湛露於椅桐拜需雲於觴豆恭惟皇帝陛下聰明比舜
勇智如湯中御至權啟闢榛蕪之運外分良牧昭蘇疲
瘵之民精誠期格于高穹治化欲躋于富壽是以齋居
決政旰食儲思放鄭聲而遠佞人光昭孔訓好善言而
惡旨酒茂建禹功俯察輿情不違典故均鑄京之餘瀝

鹄侯服之具僚綠綺朱弦播仁風而解慍黃葵金盞依
化日以傾心臣等謬忝伶倫因知律呂敢陳口號上祝
天齡

門開閭闔曉霞鮮劍佩稱觴玉座前五福惠心敷下土
三呼稽首望層天龍旂已盪淮瀆祲狼燧行清朔塞烟
復會東都臨四海衆星環拱萬斯年

新州鹿鳴宴致語口號

聖主右文師臣論道繼虞夏商周之盛揚詩書禮樂之

風賢闕既本于行都學校遂彌於率土四方子佩城闕
同歸千里諸侯藻芹交采韋布動縉紳之念斧斤無棧
樸之遺乃眷新州實惟古郡自古地靈而氣淑于今俗
易以風移聖賢之道滿門弦誦之聲盈耳屬膺科詔大
闡詞場無譁羣戰士之銜枚下筆響春蠶之食葉填然
一鼓作者七人賓興難駐于車徒燕享式陳于觴豆恭
惟知府學士詞林大手畫省名郎崇儒繼常袞之規猷
興教有文翁之忠厚坐觀薦送喜溢顏容元龜在前同

庭實之旅百鳴鹿食野聽工歌之拜三某等叨習樂音
幸逢高會槐花已過無煩舉子之忙菊蕊方新宜盡賢
侯之意敢陳口號上贊清歡

秋氣清高肅雁行賢侯勸駕會黃堂賓朋滿坐曳珠履
鼓吹喧天飛羽觴題桂棄繻俱有志班荆折桂正相望
明年春色催行李衣錦榮歸耀故鄉

慈雲長老開堂疏

佛燈無盡祖鉢有傳必屬當仁乃揚勝事讚公長老全

提心印早擅法航變草衣為鷲嶺之雄蹴湘楚以象王之步水澄月現草偃風行眷流葉之名藍久虛猊座契拈花之密意徯闡潮音所集妙緣仰祈皇筭

嚴州報恩長老開堂疏

浙江西部嚴瀨名州千嶂回環宛是寶華之座兩溪交會無非舍筏之津乃眷精廬久虛法席欲興廢墜誰與流通某人性海澄明道機純熟悟一花于微笑付百念於寒灰心在定中人見慧花之起名浮實表衆求甘露

之滋當契因緣勿勞搗挹鐘鳴鼓震大宏臨濟之家聲
花發鶯啼同住報恩之佛地

光孝長老請疏

拯後學之迷津既資悟徹贊先皇之覺路尤賴精修自
非當仁孰堪高座某人編叅已罷默契無餘清風久播
於三湘甘露合沾於四衆屬聞戾止那尚隱淪五葉開
花況接錦山之寶地千燈續焰幸提龍穴之宏綱時節
因緣善來善往

光孝抄題疏

循行乞食本如來之素規歡喜布金由長者之餘裕禪
腹已萎於敗鼓懇誠當叩於高門或捐貫朽之青蚨或
施廩餘之白粲但繫惻閔何計少多不拒細流終成大
浸雖一鉢香飯未能遍飽於河沙而三時唄音庶可少
資於飈馭俾盡報恩之職事勿孤光化之道場仰冀深
仁慨垂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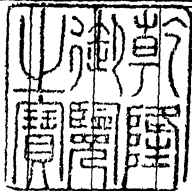
龍山長老請疏

人皆具足無瘡何用於傷之或乃冥迷有路必資於指
者以是義故爰求導師某人心地澄圓信根純熟不滯
方所如善財之遍叅迴超見聞同迦葉之微笑屬以國
恩無主大鑒疇依允賴當仁幸毋謙避地無盡藏為西
方東道之主人拈一瓣香祝北極南山之壽筭

龍山長老開堂疏

法無可說誰為師利之聲人各開堂何預龍山之事欲
知來處可但默然某人家印全提機鋒不滯雖屢膺於

公選或尚闕於師承智閑無時乃臻擊竹之悟希運有
得不知牧牛之歌宗派所同舉揚斯是法筵龍象衆看
取令行時



斐然集卷三十